

导和把关,最大程度地保留原著的人物亮点与革命情感的搭建,不仅加强了朱怡贞与林楠笙的情感戏剧冲突,也将朱怡贞的形象设置得更丰富饱满。她家境优渥,兰心蕙质,是会以娇滴滴的口吻向父亲撒娇的大小姐,也是正义奋勇、为国、为党、气节不输男儿的巾帼玫瑰。作为一名情报传递人员,她的反侦察意识强,对一切潜在危险的警惕性高,拥有过人的智慧和坚定的信仰。而作为一名动荡年代下的女大学生,朱怡贞更有着独立的心智和进步的思想,她平等地歌唱男性与女性,她背诵《草叶集》的时候眼中有光。关于这一切,要归功于周游导演和其他编剧伙伴的倾力付出。他们做了大量的功课,最终通过各种史料、古董道具和《草叶集》等等精彩细节的助力,使朱怡贞这一女性革命战士给广大观众留下了鲜活又深刻的印象。”

此前,秦雯以塑造当代都市女性的情感世界见长,写作谍战题材的年代剧,对她来说还是头一遭。但《叛逆者》恰恰也是秦雯等待了多年的机会——她一直有一个愿望,希望将女性角色置身于起落更大的年代——当人物被迫处于激烈的环境之中,一些此前从未涉及的情感,更有可能被激发、被书写。对《叛逆者》中的女性来说,这种情感,就是信仰。

《叛逆者》的原著作者界愚曾说:“我是一个很低产的作家,写这个小说更多的时间要花在查阅资料上。”界愚每次写到一座城市,都会先寻找



《叛逆者》剧照,海报。



这些城市的民国老地图来研究,“比如重庆解放碑民国时叫督邮街,只因这里曾有一官办邮局而得名”。

秦雯也有类似的写作习惯——编剧工作往往要从大量的阅读入手:“我的习惯是做项目之前先去找资料。写《叛逆者》之前,看过一些讲街头谍战的书籍,通过它们去了解情报如何在街头传送的信息。再有是包括二战期间一些国外的情报转移的书籍,都有去看。”人物形象的丰满,细节的填补,有时就蕴藏在这些逼近当年真实的环境里。

朱怡贞、蓝心洁,她们和当代女性有何不同?在秦雯看来,情感是相似的——“女性乃至人类的情感都是共通的,古今中外都一样。我们现在去看几百年前的小说,去读唐诗宋词,仍然获得共鸣。但那时的女性和现在最大的不同,主要是观念上的区别,尤其对于《叛逆者》中的女性来说,因为她们地下党的身份,会充满了一种信仰的力量。我总是觉得女性的理想主义更纯粹,当她们身上的理想主义迸发的时候,会特别给我一种很‘燃’的感觉。”

秦雯希望将来的谍战剧里能出现更加独当一面的女性角色。“《叛逆者》毕竟还是大男主戏,但我觉得女性的智慧完全可以让她们摆脱男性副手的角色。女性在时代大起大落中,不仅仅是有性别和身份优势,更拥有独特的智慧和处理问题的方式,使得每当我们再次讨论起这些角色的时候,记住的是她的名字,她的故事,而不是非要去强调她的性别。期待有一天能够看到这个题材中也出现大女主剧——就像我们现在古风剧中常常出现的大女主一样。”